

征稿: <海韻>文藝副刊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賞贊,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勿超過千五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

投稿郵箱: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 63-2-2411549 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窗外的葡萄

史良高

早春搬至這裡時,見窗外有株枝桿曲曲形象醜陋的枯椿,竟不知為何物,以為是那種開著串串紫花供人觀賞的紫藤。

一場春雨過後,架子上漸漸地暴出點點雀舌樣的新綠,那鵝黃般的綠綴在朽黑色的枯藤上,怎麼看也是一幅寫意的水墨丹青。

又是一場春雨。推開軒窗,我驀然發現,雀舌已變成片片嫩綠的翡翠。如煙的細雨裡,一片片充滿活力的小東西,就像一群打著赤腳嘻嘻哈哈在雨中嬉戲舞蹈的小女孩。

陽光漫過來了,為它們強筋壯骨;露珠灑過來了,為它們豐腴肌膚;微風拂過來了,給它們以溫馨摯愛的撫慰。它們正是這樣地在自由的藍天下吮吸著日精月華,一天天地變得葳蕤起來。

有一天,朋友告訴我,那壓根不是什麼紫藤,而是一株藤本的葡萄,它的老家遠在千里迢迢的吐魯番盆地。

葡萄,這個靚麗的聯綿詞,它讓我立馬想起水果攤上懸掛著的一串串深綠色、青紫色的瑪瑙般的晶瑩透亮,想起女中歌唱家關牧村,她曾唱過一首歌,名字就叫《吐魯番的葡萄熟了》。

如今,數千里之外的吐魯番葡萄竟從風沙滾滾的戈壁荒漠「遠嫁」長江岸邊,在我的窗外紮下了深深的根,且從容、堅定地活著,自由地呼吸著一方清新的空氣,能說不是一種機緣與幸福麼?

我誠摯地感謝葡萄!正是它駐足窗外,與我朝夕相伴,予我以滿眼似水柔情的綠,才使我看到了生命的安詳,才使我不感到寂寞。

日子是在平靜中一天天地過去,窗外的那株葡萄竟在不經意間長大了,長成了一位亭亭玉立的少女。無論晴雨晨昏,我那清冷的斗室內就不期然地鑽進一縷淺淺淡淡若有似無的馨香,那種奇妙的少女肌體般的馨香,總給人帶來一種銷魂蝕骨的感覺。

我想那嬌羞的青藤,定是在夜色的掩護下含情脈脈一點一點地向新的生命延伸。不然,怎麼在我清晨推開窗戶的那一刻,它就在我的窗前

十分俏皮地探頭探腦,情深意篤地朝我頻送秋波呢?不然,怎麼忽然就匍匐了熱熱鬧鬧的滿滿一架,給人一種濃綠如瀑的感覺?趨近看去,枝枝蔓蔓間,纏綿交合,搭背勾肩,相互盤繞著,糾纏著,親熱得像是熱戀中的情侶,讓你永遠也無法讓它們分離。

蜜蜂與蝴蝶往往如約而至,那是我的窗外最為熱鬧的時節。葡萄開花了!是一種碎碎的黃綠小花,很不惹眼的那種。可這也瞞不過蜜蜂與蝴蝶,你想,連踏香歸去的馬蹄也不曾躲過,何況這一瀉蓬勃葳蕤的綠和那淺淺幽幽的香?嚶嚶嗡嗡的樂曲奏起來了,著一身黃裙、白裙、彩裙的蝴蝶翩翩地舞起來了,那是多麼歡快美妙的場面!

畫眉飛過來了,黃鸝飛過來了,百靈鳥飛過來了,它們彷彿不是尋蟲覓食,是借助這方綠色的舞台來展示自己的美妙歌喉。它們以驕陽為追光,以藍天為幕布,跳著當今聽廳裡普遍流行的探戈與踢踏,留下了一曲曲讓你難以忘懷的絕唱。

已經很長一段時間了,我竟然疏遠了窗外的葡萄。我沒心思去欣賞它那碧綠如瀉的葉,那柔軟嬌嫩的藤,那纏綿得令人心醉的神韻。忽一日,我從葡萄架下走過,舉頭望之,卻見那一架蒼翠叢中墜滿了一掛一掛綠色玻璃球樣的東西。啊!葡萄,真正的葡萄。這狡黠的東西竟把自己的漿果掩藏在重重疊疊的翡翠之中!陽光透過緊密相擁的藤蔓,透過覆疊薄嫩的葉片,我看見那一串串碧綠的珍珠上鍍滿了一層晶瑩剔透的光暈,還沒摘下一顆送進嘴裡,那種酸酸的感覺便一下子湧滿腮間了。

還早呢,這青澀的果實!

雖然它已經用了大半年的時間,完成了長葉、抽藤、開花、結實的整個過程,但現在還恰如我這篇很不成熟的文章,酸酸的,澀澀的。

佇立在葡萄架下,我凝視良久,卻不忍心輕輕地觸碰它,我要靜靜地等待!等待雨水為它注入果漿,等待陽光為它注入蜜汁,等待清風為它梳妝打扮。等到它豐滿了,滋潤了,香甜襲人了,坐在我那「斯是陋室,惟吾留仙」的閣樓裡,就能聞到一股成熟的味道,還愁沒有怡然品嚐的那一天麼?

鄉下的家，城裡的家

王福友

每個人活在世上,至少都有一個家。

而有的人有兩個,或兩個以上。譬如一個女人,長大後嫁出門,那就有了兩個家,一個娘家,一個婆家。再譬如,有的人人家在鄉下,但他進城了,他也有了兩個家,一個鄉下的家,一個城裡的家。

有一個家的人,不要羨慕有兩個家的人。作為女人,她可能並不想出嫁,她寧願自己是個男兒,一直守在父母身邊。而進城的人,他也可能並不想離家外出,如果不是生活所迫,他情願一輩子守著土地,守著故園。

況且,他在城裡的那個家,可能並不是他花錢買來的,而只是暫借的。租借的房子也許很小很破舊,一家人擠在一起,有油鹽醬醋飄香,有鍋碗瓢盆叮噠,有悲喜,有哭笑,看上去倒也像個家。

當然,有錢的人任性,在各地買上幾套十幾套甚至幾十幾百套房子,那也是家,只不過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家,有人住的家和空關著的家到底還是有區別的,那要另當別論了。

現在,我在城裡雖然有了自己的家,一個很小的蝸居,可以容身,可以遮風擋雨,但我一直感覺它就像城市枝丫上懸掛著的鳥巢,世間的每一陣風每一陣雨,都會讓它動盪、搖晃。而那種舉目無親、身單勢弱的無助感,仍讓人感覺有一種身陷汪洋的飄搖。它根本無法與鄉下的那個家相比,鄉下的家有幾代人夯下的基石,建在厚實的土地上,像紮了根一樣,與土地渾然一體。那裡還有生我養我的父母,有兄弟姐妹,有左鄰右舍,有親朋往來,那是一種踏實和安穩。

我以一个房奴的身份,住在城裡這樣一個用房貸換來的房子裡,只有同樣際遇的人,才能真切地體會到,我的每一次呼吸都不輕鬆。生活不會明火執仗拿刀逼迫,但有時你在面對它時卻不得不就範。

我外出打工的時間總和不少於30年,天南地北,住過各式各樣臨時的家,低矮的屋簷,逼仄的空間,狹小的門窗,昏暗的光線,這些都會形成一種異樣的擠壓,讓我一次次地意識到遭際的困窘,生存的艱辛,一次次確認自己身份的卑微。

不過在這樣的家裡,也並沒有把日子過得一團糟,除了苦澀辛酸外,生活偶爾也會對我露出笑臉。正是這些,又讓我為了某個認定的目標始終堅持,不會輕易放棄。一個再矮小簡陋的家,當你置身其間,心中不停止對生活的嚮往,並且執著地去追尋,那麼就沒有什麼能讓你妥協,就沒有什麼能束縛你的思想,禁錮你的靈魂。

從家鄉的家到城裡的家,是謀生,是出發。背井離鄉這個詞就掛在我的嘴邊,但我會有意無意迴避,或者盡量不去觸碰。我能看清這個詞的結構,能掂量出這個詞的份量,它是我生命的出處,是一群人站成我的魂牽夢縈。我明白,當我抵達城裡的家,又有多少的已知與未知,是我的真實面對。

有的是某個時光片段
擦肩而過的相知相識

離別故鄉已多年了
他們還在我的氣血中聯通
還在我的言談處事中漫遊
有時候他們徑直走進我的夢境
夢境如真 風采亦依然如當時

讓你夢牽魂繞的舊人

不在意生命相處的長短與距離
只需曾經的一個眼神
一個舉動 一次事件
就貼近了與你心心相通溫暖的潮汐

一個哲人說過 每個人漫長的一生中
經久不衰息息相通的人不超過三十個
他們有的像星辰散在遠方
有的環繞左右 如棋局
衍生出新的詞語



那些個與你 息息相通的舊人

丁濟民

那些個與你息息相通的舊人
在時光之河中堂堂正正的行走
身前後都留下了純潔的影子
他(她)們有的是我的至親

丁勁樟傅依美賢伉儷捐 菲律賓陳埭鎮同鄉總會

菲律賓陳埭鎮同鄉總會暨總商會籌委會訊:本兩會鄉賢丁勁樟先生令岳父、傅依美女士令尊,僑商傅炳炎老先生(祖籍南安杳橋)不幸於二二年七月三十日凌晨四時四十七分,壽終正寢於馬尼拉盧爾德夫人醫院(Our lady of Lourdes Hospital sta Mesa Manila),享年積閱九十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於二〇二〇年八月三日出殯,本會聞耗,經去電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

丁勁樟鄉賢、傅依美女士賢伉儷,熱心支持同鄉會,在本會籌備期間,積極參與,獻計獻策,為本會籌備工作的順利進行貢獻良多。賢伉儷素來熱心社團公益,雖守制之期,猶惦念本兩會鄉親之福利,特獻捐菲幣三萬元,作為本會福利金。仁風義舉,殊堪矜式。特藉報端,予以表彰,並申謝忱。

丁勁樟傅依美賢伉儷捐 陳埭鎮各學校菲校友會

陳埭鎮各學校菲律賓校友聯誼會訊:本會學姐傅依美令尊,也是本會名譽理事長丁勁樟學長令岳父,僑商傅炳炎老先生(祖籍南安杳橋)不幸於二二年七月三十日凌晨四時四十七分,壽終正寢於馬尼拉盧爾德夫人醫院(Our lady of Lourdes Hospital sta Mesa Manila),享年積閱九十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於二二年八月三日出殯,本會聞耗,經去電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

丁勁樟學長、傅依美學姐賢伉儷,長期關心會務,熱心公益,出錢出力。雖守制之期,猶惦念本會校友之福利,特獻捐菲幣三萬元,作為本會福利金。仁風義舉,殊堪矜式。特藉報端,予以表彰,並申謝忱。

陳天才逝世

菲律賓晉江市金井鎮聯鄉總會,商會訊:本會監事長陳天才鄉彥(原籍金井鎮溜江鄉),不幸二零二零年八月九日上午九時五十分,壽終正寢於岷市寓所,享壽九十有四高齡。老成凋謝,軫悼同深。本會聞耗,經致電慰唁,勉其家屬節哀順變。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206靈堂。擇訂於二零二零年八月十三日(星期四)上午九時出殯,於該館火化。

菲律賓濱長和郎君社總社訊:本社常務顧問陳天才同志(原籍金井鎮溜江鄉),不幸於二零二零年八月九日上午九時五十分,壽終正寢於岷市寓所,享壽九十有四高齡。老成凋謝,軫悼同深。陳天才先生熱愛公益事業,慷慨解囊,尤其為菲律賓傳承家鄉南音文化,幾十年來傾注大量心血,贏得南音界同仁一致好評!本會聞耗,經致電慰唁,勉其家屬節哀順變。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206靈堂。擇訂於二零二零年八月十三日(星期四)上午九時出殯,於該館火化。

陳天才逝世

菲律賓各宗親會聯合會訊:本會名譽主席陳天才老先生,不幸於二零二零年八月九日上午九時五十分,壽終正寢於岷市寓所,享壽九十有四高齡。老成凋謝,軫悼同深。本會聞耗,經致電慰唁,勉其家屬節哀順變。

變。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206號靈堂。擇訂於二零二零年八月十三日(星期四)上午九時出殯,於該館火化。

洪文彬喪偶

旅菲蘇浙校友會訊:本會理事洪文彬學長尊夫人,洪府許秀瓊夫人(原籍晉江新燒灰),不幸於二〇二〇年八月八日晚九時二十五分,壽終於崇仁醫院,享壽七十有二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203-CAMELLA)靈堂,擇訂八月十三日(星期四)上午八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堂。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並襄理飾終事宜。

周福全逝世

旅菲祥古蓮聯鄉會、青年聯誼會訊:本會稽查主任周福全鄉賢(亦即亞盞,亞躍,麗莎,亞瑜賢昆玉令尊),不幸於二〇二〇年八月九日中午壽終正寢家鄉祥芝本宅,享壽六十有七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現設靈於家鄉祥芝本宅,擇訂於八月十二日(星期三)出殯。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

林啟全丁母憂

旅菲石獅市新華同鄉會訊:本會林副理事長啟全鄉賢令堂劉愛華老伯母於二零二零年八月九日下午十二時四十二分壽終正寢,享壽八十有八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現停柩設靈家鄉石獅本宅(石獅市瓊林中路瓊南巷25號),擇八月十三日舉殯。

本會同仁聞耗,軫念林劉老伯母已屆高齡,今雖遽然溘逝,惟音容宛在,即馳唁向老伯母深表沉痛哀悼,並致奠花圈以寄哀思;望啟全鄉賢暨陽內眷等悉懷白玉,節哀順變。

旅菲石獅市玉湖同鄉會訊:本會林常務理事啟全鄉賢令慈劉愛華太夫人(石獅市瓊林中路瓊南巷25號)於二零二零年八月九日中午十二時四十二分,壽終內寢。享壽八十有八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現設靈於石獅本宅,擇訂八月十三日上午舉行公祭出殯儀式。

本會聞耗,林劉太夫人往生極樂世界,駕返瑤池,經函電慰唁,表示沉痛哀悼和深切慰問。

林啟全鄉賢孝思純篤,必定哀痛逾恆,尚望以情制禮,節哀順變。

菲律賓中國洪門致公黨第一支部訊:本支部林諮詢委員啟全大哥令堂堂林府劉愛華老伯母(石獅市瓊林中路瓊南巷25號)於二零二零年八月九日中午十二時四十二分,壽終內寢。享壽八十有八高齡。寶婺星

沉,軫悼同深。現設靈於石獅本宅,擇訂八月十三日上午舉行公祭出殯儀式。

本支部聞耗,經馳電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

菲律賓中國洪門致公黨總部訊:本總部文牘主任林啟全大大哥令堂堂林府劉愛華老伯母(石獅市瓊林中路瓊南巷25號)於二零二零年八月九日中午十二時四十二分,壽終內寢。享壽八十有八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現設靈於石獅本宅,擇訂八月十三日上午舉行公祭出殯儀式。

本總部聞耗,經馳電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藉表哀悼,以盡洪誼。

陳天才逝世

菲律賓中國洪門進步黨總部訊:本總部常務理事陳天才大哥不幸於二〇二〇年八月九日上午九時五十分壽終正寢。享壽九十有四高齡,老成凋謝,哀悼同深。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街聖國殯儀館206 靈堂,擇訂八月十三日(星期四)上午九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堂。因新冠疫情肆虐,一切從簡。本總部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表達沉痛哀悼與親切慰問,免其節哀順變,並襄理飾終事宜。

菲律賓南島貿易商聯誼會訊:本會常務理事陳天才老先生,不幸於二〇二〇年八月九日上午九時五十分壽終正寢。享壽九十有四高齡,老成凋謝,哀悼同深。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街聖國殯儀館206 靈堂,擇訂八月十三日(星期四)上午九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堂。本會聞耗,深表哀悼,經派人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

菲律賓南崇樂德社訊:本社常務顧問陳天才同志,不幸於二〇二〇年八月九日上午九時五十分壽終正寢。享壽九十有四高齡,老成凋謝,哀悼同深。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街聖國殯儀館206 靈堂,擇訂八月十三日(星期四)上午九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堂。

和記訊:僑商陳天才老先生(原籍晉江溜江村上宗四房份)亦即僑商陳德超,德偉,德仁,德風,德然,娉婷,瓊瑛,美美令先尊,享壽九十有四高齡,老成凋謝,哀悼同深。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街聖國殯儀館206 靈堂,擇訂八月十三日(星期四)上午九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堂。

許承旭遺孀逝世

和記訊:故僑商許承旭令德朽,許府柯雅麗太夫人(原籍晉江前埔),亦即許書鈺,書珩,書琳,書玲賢昆令令慈,不幸於二〇二〇年八月九日晚七時四十八分壽終內寢,享壽積閱九十有六高齡。現停柩於巴蘭玉計HOLY TRINITY殯儀館ST. RITA靈堂。

訃告

陳天才

(金井鎮溜江鄉)

逝世於八月九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206靈堂
出殯於八月十三日上午九時

洪許秀瓊

(晉江新燒灰)

逝世於八月八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203-CAMELIA)靈堂
出殯於八月十三日上午八時